

三十三年,我的“双手”人生

■ 劳小颖

粉笔灰飘洒了三十三春秋,落在我渐染霜雪的鬓角,也落进了我生命的年轮。

昨天整理书房,翻出1991年秋天的第一本备课笔记。蓝色封皮已经褪色,里面密密麻麻的字迹却依然清晰。那时我刚站上讲台,比学生大不了几岁,教案写得详尽到几乎要把每句话都背下来。而在备课笔记的旁边,是一本同样年份的日记,里面藏着青涩的诗行和一个文学青年的梦。

三十三年。足够一个婴儿长大,为人父母;足够一座城市焕然一新;也足够一个青年教师,把教书和写作这两种身份,熬成再也分不开的生命底色。

记得那些在灯下并排摊开作业本和稿纸的深夜。左边是学生们的作文,右边是自己的散文。批改到一篇真情流露的习作时,会忍不住在稿纸上记下瞬间的感动;写到文思枯竭时,又会拿起红笔继续批改,在字里行间寻找生活的质感。台灯的光晕里,两种笔墨渐渐交融。

老校长曾找我谈心:“小颖啊,既要教书又要写作,会不会太辛苦?”我望着窗外那棵陪着

学校一起长大的榕树,它的气根垂下来,扎进土里,又长成新的树干。我说:“校长,就像这棵榕树,看起来是许多棵树,其实共享着同一个生命。”

三十三年的讲台生涯,我教过的学生有的成了企业家,有的成了技术骨干,还有的和我一样拿起了教鞭。去年教师节,一个毕业二十多年的学生来看我,他说:“劳老师,我还记得您讲《项脊轩志》时,说到‘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您转过身去沉默了很久。那时我才明白,好的文字是能穿越时空的。”

而我的写作,也早已和教书难分彼此。我写教室里午后的光影,写学生眼神的变化,写职业教育特有的温度与力量。有编辑说:“你的散文里有烟火气,又有书卷气息。”他们不知道,这些文字就诞生在批改作业的间隙,孕育在课间十分钟的宁静里。

这些年,我见证着职业教育从“无奈的选择”变成“明智的选择”,看着我的学生在全国技能大赛上摘金夺银,看着他们用自己的双手赢得尊严。而我,依然

站在讲台上,用一支粉笔,一本教案,和一颗从未冷却的心。

这本书里的每一篇文章,都像从三十三年时光里自然生长出来的。它们不是刻意为之的成果,而是岁月馈赠的印记。有年轻老师问我:“怎样才能既教好书,又写好文章?”我说:“把它们当成一件事来做。你的课堂就是最鲜活的素材,你的学生就是最动人的篇章。”

如今,我的第一届学生已经年近半百,而我的案头,还放着今年新生写的第一篇周记。时光仿佛一个轮回,但每一次轮回都有新的生命在绽放。

如果非要问这三十三年我收获了什么,我想不是荣誉,不是头衔,而是这样一种笃定:左手握住的粉笔,右手执起的钢笔,原来画的是同一个圆——关于教育,关于文学,关于如何用

一个生命去影响另一个生命。窗外,又一批新生正在军训,口号声稚嫩却充满力量。而我的书桌上,新学期教案的墨迹未干,一篇新的散文刚刚开了头。

三十三年过去了,我的“双手”人生,还在继续。

回故乡

■ 庄家银

锁
每一把狰狞的锁
都是墙的
帮凶

梅
雪地上
一座用鲜血浇铸的牌坊

寡言
一个人
极少开口
生怕露出破绽
被命运抽出来

枫叶
相思入骨的冬天
咯出了
一摊血

落叶
在这高远的秋天
每一片落叶
都是修行完满的圣僧
它的离去
仿佛一场喜丧

渴望
多么渴望
地球

就是宇宙树上的
一个巢
让每一个人都
睡得香

萤火虫
我幻想着
黑夜这个火药桶
被你点燃

回故乡
田野稀稀疏疏
颗粒都归仓了

乡亲老人们离离散散
许多已走到村尾的祠堂
端正地坐下来了

难念的经
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把它放到头底
也是一个好枕

这世上的人流
人间的路
总是这样热闹
不管是独行
还是群聚
都是在赶一场大集

珠海三章

■ 陈毅艺

凯旋门般的树荫

每次经过老香洲这条桃园路,都被路两旁粗生粗长的大叶榕树与绿意所震撼。她双向对弯成凯旋门般的姿势与绿荫,令人敬仰。

每当看着那浓浓的绿,在四季的守候中依然不改她的容颜,哪怕台风袭来,她也坚韧在风中沉默对抗风的肆虐。

我想起那不太遥远的1979年,想起南疆木棉花怒放的那个三月底,踏着硝烟凯还的子弟兵,走在欢声鲜花凯旋门那一望无际的沾满征尘的绿军装!

那长成凯旋门般的树荫,是大自然馈赠的杰作。那沉默的绿荫,每天为夏日献出她凉快的爱。她得到行人的声声赞美,也获取走过此路游人一瞥羡慕的眼光。

冬天将至,她绿荫依旧在,她一年四季都在绿色中成长。她在岁月的暗夜里酝酿绿意,在黎明之后释放爱的绿荫。

她是城市里一块永恒的颜色,每次经过这条路,都仿如走进一幅画、一首散文诗……

鸡山半湾沙滩

有空,你真应往那个地方走走看看。

半山半海半村庄的鸡山村,其外滩是珠海情侣路北段最美最大的一个半湾。若说情侣路是城市的裙裾,那这半湾就是镶嵌在裙边最闪的那块珠片。

潮涨潮退,褪不去的是海湾四季迷人的美景。

风来风去,吹不走的是美人踩在沙滩上的风情。

云聚云散,看湾区五大机场客机云上的翱翔。

多羡慕那些栖居半湾海边的人啊,白天能眺望鸥飞

鹭翔,静夜可一揽万千星辉,头枕海水轻漫上岸来,倾听潮声飒飒,在梦中与浅海那点点隐约渔火相拥入眠……

鸡山半湾沙滩,也是有待你寄给远方一封情书上那枚邮票。

十字门两岸

不见当年的硝烟与拼杀!
不闻当年的战鼓与呐喊!

伫立十字门岸边,水道海面不再现南宋覆灭的最后惨烈一战。那千艘沿海一路苦难鏖战的船舶,在交战中早已撞墙灰飞烟灭……如今的海上古战场,四岸崛起座座宏伟的建筑,雄姿仿如当年威风凛凛、迎面而来的艘艘战船。

我静静凝望沉思,我凭弔七百多年前由此至崖山的南宋与元军终极一战!在此历四场血火大海战,一代宋朝宁死明志不降,用尸山筑我大宋民族之威武,用血海抒写我堂堂大朝之浩气!

我凭栏眺望,水道潮涌崖门缓缓而去,平静的海水喃喃诉说昔日宋元大战的风云,那沉没海底的战船没有静卧岁月的海床,更迭的历史风暴,一次次把它从大海深处掀起……我想到大宋状元宰相文天祥在大战后留下的诗句:

揭来南海上,
人死乱如麻。
腥浪拍心碎,
颯风吹鬓华。

在博物馆中,历史是腐朽的残骸。看十字门四岸,崛起鳞次栉比的高楼才是延续十字门传奇的记忆。当下那热火朝天的再长征发展奇迹,才是人民推动历史,开写新时代辉煌的篇章!

啊,十字门!

爱的思念

■ 黄景隆

思念
是一首诗
在缘分的时空
抒写浓浓的爱意

思念
是一朵云
在无垠的空间
飘逸苍穹的浪漫

思念
是一颗星
在浪漫的夜空
闪烁醉人的密语

思念
是一滴水
在浩瀚的海洋
发送方舟的约定

思念
是只彩蝶
在纷飞的花园
舞出翩翩的旋律

思念
是夏季风
在花季岁月
洒下暖暖的星雨

思念
是片枫叶
在憧憬的秋园
收获灼热的喜悦

思念
是颗红豆
在南国的田园
长出绵长的相思

望乡

■ 卓桂高

登高远眺,层林层染,我用枫叶丈量思念的厚度。

忆往昔,父母在家就在。顺着妈妈的味道高喊:妈,我饿了!小黄狗老远就跑过来迎接我,跟我比谁先到家。秋风里裹着稻穗的清香和着妈妈的味道飘呀飘,我的书包也在后背颠颠颠的,“慢点,别摔着”妈妈的声音从厨房里传

来。

想当下,锈迹斑斑的门锁,再也锁不住,快高过门楣的狗尾草。陈年的钥匙,却打不开烟囱里凝固的炊烟,没了妈妈味道的炊烟,也不再溢出妈妈的味道。肚子却咕咕叫。好想再喊一声:妈,我饿了!

登高远眺无觅处,回首他乡岁月长。

此刻(外一首)

■ 舍得

此刻,鉴江水悠悠
只有诗,能抚平波的褶皱
目送粼光奔向曾经的渡口
这是我的母亲河啊
她伴我走过
所有晨昏与春秋

此刻,我的诗句
已隐入暮色中的观山寺
在梵音缭绕处合十垂首
虽未剪断三千烦恼丝
心绪却时卷时舒
看对岸霓虹闪烁
凝望的眼眸里
偏爱渐成往事

此刻,唯有风
还在拨弄水的琴弦
而我仍在等待
等一场打湿时光的烟雨
等一片融入苍茫的孤帆
往后的日子
渔火与我不再相认
水默然,我亦无语

此刻,我便是那首诗
千帆过尽处

寂寞与孤独
各自皎洁,各自沉浮
——如此,便如此

怀旧

过去是只陶瓮
盛着最好的晨昏
木屐印在泥泞的田埂
简陋的书桌
庄严而沉稳
一首攥了很久的诗
在胸口捂成了根

炊烟软软地抱住星群
没有酒的陶碗
舀起井水也醉人
老屋的凹陷里
住着风和雨
步步为营的棋局
总在坚韧中破局新生

故乡是
写了一半的韵脚
时光在河埠头越磨越薄
流水送走一朵朵白云
在拱桥的青石上
钉着倒影……



花卉 芳芳摄